

刘宾客嘉话录

唐·韦绚

序

绚少陆机入洛之三岁，多重耳在外之二年，自襄阳负笈，至江陵，拿叶舟，升巫峡，抵白帝城，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，求在左右学问。是岁长庆元年，蒙丈人许措足侍立，解衣推食，晨昏与诸子起居，或因宴命坐，与语论，大抵根于教诱，而解释经史之暇，偶及国朝文人剧谈，卿相新语，异常梦话，若诸谶卜祝，童谣佳句。即席听之，退而默记，或染翰竹简，或簪笔书绅，其不暇记，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，在掌中梵夹者，百存一焉。今愁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，不复编次，号曰《刘公嘉话录》，传之好事，以为谈柄也。时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

尹上柱国京兆韦绚序。

正编

张巡之守睢阳，玄宗已幸蜀，胡羯方炽，城孤势蹙，人困食竭，以纸布切煮而食之，时以茶汁和之，而意其如。其《谢加金吾将军表》曰：“想峨嵋之碧峰，豫游西蜀，追绿耳于玄圃，保寿南山。逆贼禄山，迷逆天地，戮辱黎献，膻臊阙迂，臣被围四十七日，凡一千二百余阵。主辱臣死，当臣至命之时，恶稔罪盈，是贼灭亡之日。”其忠勇如此。激励将士，尝赋诗曰：“接战春来苦，孤城日渐危。合围侔月晕，分守效鱼丽。屡厌黄尘起，时将白羽挥。裹疮犹出阵，饮血更登陴。忠信应难敌，坚贞谅不移。无人报天子，心计欲安施。”又《夜闻笛诗》曰：“峩峩试一临，虏骑俯城阴。不辨风尘色，安知天地心。营开星月近，战苦阵云深。旦夕更楼上，遥闻横笛吟。”时雍邱令令狐潮以书劝诱

，不纳。其书有曰：“宋七昆季、卫九诸子，昔断金成契，今乃刎颈相图”云云。时刘禹锡具知宋卫，耳剽所得，濡毫有遗，所冀多闻补阙也。又说：许远亦有文，其祭纛文为时所称。所谓“太一先锋，蚩尤后殿，苍龙持弓，白虎捧箭。”又祭城隍文云：“胥井鸬翔，危堞龙攫。”皆文武雄健，志气不衰，真忠烈之士也。刘禹锡曰：此二公天赞其心，俾之守死善道，向若救至身存，不过是一张仆射耳，则张巡许远之名，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。巡性明达，不以簿书介意。为真源宰，县有豪华南金，愁委之。故时人语曰：“南金口，明府手。”及巡闻之，不以为事。

为诗用僻事，须有来处。宋考功诗云：“马上逢寒食，春来不见饧”，常疑此字，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，注云：“即今卖饧者所吹”，六经唯此注中有“饧”字。吾缘明日是重阳，欲押一“糕”字，续寻思六经意未见有“糕”字，遂不敢为之。尝讶杜员外“巨颿拆老拳”，疑“老拳”无据，及览《石勒传》云：“卿既遭孤老拳，孤亦饱卿毒手”，岂虚言哉。后辈业诗，即须有据

，不可率尔道也。

刑部侍郎从伯伯尝言：某所居安邑里，巷口有鬻饼者，早过户，未尝不闻讴歌而当炉，兴甚早。一旦，召之与语，贫窘可怜。因与万钱，令多其本，日取饼以偿之。欣然持镪而去。后过其户，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。谓其逝矣。及呼及至，谓曰：“尔何辍歌之遽乎？”曰：“本流既大，心计转粗，不暇唱渭城矣。”从伯曰：“吾思官徒亦然。”因成大噓。

永徽中卢齐卿暴死，及苏，说：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，有吏押案，曰：“宇文融合为宰相。”舅曰：“宇文融岂堪作宰相。”吏曰：“天符已下，数日多少，即由判官。”舅乃判一百日。即拜，果百日而罢。公因曰：“官不前定，何名真宰乎？”

崔丞相造布衣时，江左士人号为“白衣夔”。时有四人：一是卢东美，其二遗亡。崔左迁在洪州，州帅曹王将辟为副，时德宗在梁，奏的合过，况曹王有功，且亲也。时有赵山人，言事多中。崔问之，曰：“地主奏某为副使，且的过否？”对曰：“不过”。崔诘曰：“以

时以事，必合得过也。”山人曰：“却得一刺史，不久敕到，更远于此。”崔不信，再问。曰：“必定耳。州名某亦知之，不可先言。”且曰：“今月某日敕到，必先吊而后损。”崔心惧久之，盖言某日，即崔之忌日也。谓赵山人曰：“言中奉百千，不中则轻挞五下，可乎？”山人笑曰：“不合得崔员外百千，只合内崔员外起一间竹屋。”其语益奇。又问之，“且我有宰相分无？”曰：“有。”崔曰：“远近？”曰：“只隔一两政官，不至三矣。”及某日私忌，洪州诸僚皆知其说，是日悉之江序，将慰崔忌，众皆北望人信。至酉时，见一人从北岸袒而招舟，急使人问之，乃曰州之脚力，将及岸，问曰：“有何除改，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？”曰：“不过。却得虔州刺史，敕牒在此。”诸公惊笑。其暮，果先慰而后贺焉。明日说于曹王，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，不受，崔为起竹屋一间，欣然徙居之。又谓崔曰：“到虔州后，须经大段恐惧，即必得入京也。”即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，崔忧间，堂贴追入，甚忧惕。时故人窦参作相，拜兵部郎中，俄迁给事中平章事，与齐映相

公同制。

又曰：薛邕侍郎有宰相望，时有张山人善相，崔造相公方为兵部郎中，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。薛问张山人曰：“坐中有宰相否？”心在已身多矣。张曰：“有。”薛曰：“几人？”曰：“有两人。”薛意其一人即已也。曰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崔姜二人必同时宰相。”薛讶忿之，嘿然不乐。即而崔郎中徐问张曰：“何以同时？”意谓姜公始前进士，我已正郎，势不相近也。曰：“命合如此，事须同时，仍郎中在姜之后。”后姜为京兆尹功曹，充翰林学士。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，泚曾帅泾，得其军心。乃上疏令防虞之。疏入十日，德宗幸奉天，悔不纳姜言，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。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。果同时，而崔在姜后，离虔州后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。而薛侍郎竟终于列曹。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也。

李丞相泌谓德宗曰：“肃宗师臣，岂不呼陛下为{山忍}郎。”圣颜不悦。泌曰：“陛下天宝元年生，向外言改年之由，或以弘农得宝，此及谬也。以陛下此年降诞

，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宝，因改年号为天宝也。”圣颜然后大悦。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，德宗问：“卿从道门，本师复是谁？”渠牟曰：“臣师李仙师，仙师师张果老先生。肃宗皇帝师李仙师，为仙帝。臣道合为陛下师，由迹微官卑，故不足为陛下师。”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。

德宗降诞三日，玄宗立于高阶上，肃宗次之，代宗又次之，保母襁褓德宗来，呈色不白皙，耳仆前，肃宗代宗皆不悦。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，玄宗一顾之，曰：“真儿儿也。”谓肃宗曰：“汝不及他。”又谓代宗曰：“汝亦不及他，仿佛似我。”既而在位二十七年，寿六十三。肃宗登位五年，代宗登位十五年。后明皇帝幸蜀，至中路，曰：“{山忍}郎亦一遍到此来里。”及德宗幸梁，是验也。乃知圣人应天受命，享国绵远，岂徒然哉。

刘希夷诗曰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，知其未示人，恳乞，许而不与。之问怒，以土袋压杀之。宋生不得其死，天报

之也。

逆胡将乱于中原，梁朝志公大师有语曰：“两角女子绿衣裳，却背太行邀君王，一止之月必肖亡。”两角女子，“安”字也。“绿”者，“禄”字也。“一止”，正月也。果正月败亡。圣矣，符志公之寓言也。

时，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，被贼伏弩射之，中万春而，不动。令狐潮疑是木人，询问巡，知是万春，乃言曰：“向见雷将军，方知足下军令矣。然其如天理何！”巡与潮书，曰“仆诚下材，亦天下一男子耳。今遇明君圣主，畴则屈腰。逢豺狼犬羊，今须展志”云云，“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，数加益智之丸，无令病人膏肓，坐亲斧钺也。”

琼州地名胸<*月忍，胸<*月忍是蚯蚓也，故土多此虫，盖其状物也。常至夜，江畔出其身，半跳于空中而鸣，其形胸<*月忍。

绚曰：“五夜”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，今惟言“乙夜”与“子夜”何也？公曰：“未详。”

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，尝召宾幕闲语：“我致政之后

，必买一小<*马四八九千者，饱食讫而跨之，著一粗布襦衫，入市，看盘铃傀儡，足矣。”又曰：“郭令公位极之际，常虑祸及，此大臣之危事也。”司徒深旨，不在傀儡，盖自污耳。司徒公后致仕，果行前志。谏官上疏言“三公不合入市。”公曰：“吾计中矣。”“计”者，即自污耳。

刑部侍郎从伯伯当自王府长史三年为新罗使，始得郎中，朱绂。因见宰相，自言此事。时宰不知是谁，曰：“大是急流。”

相国李司徒勉为开封知县尉，捕贼。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，乃潜纳入贿，俾公知之。公召告吏卒曰：“有纳其贿者，我皆知之，任公等自陈首，不可过三日，过则舆<*木亲相见。”其纳贿不良故逾限，而欣然自责其<*木亲至。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<*木亲中，令不良入，命取钉钉之，送汴河讫，人问公曰：“今有官人如此，乃请见廉使。使叹赏久之。后公为大梁节度使，公如何待之？”公曰：“即打腿。”

上官昭容者，侍郎仪之孙也，仪子有罪，妇郑氏

填官，遗腹生昭容。其母将诞之夕，梦入与秤，曰：“持之秤量天下文士。”郑氏冀其男也。及行昭容，母视之，曰：“秤量天下，岂是汝耶？”口中呕哑如应曰：“是。”

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，方赴举，求乡荐。时樊司待泽为节度使，张常侍正成为判官，主乡荐。张知丞相有前途。后司空，曰：“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，请只送一人，请诸人之资以奉之。”欣然允诺。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。不十年而李公登庸，感司空之恩，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。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，丞相戏而答曰：“盖代。”时人因以“盖代”为口实，相见论文，必曰：“莫是李三盖代否？”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，常侍为本司郎中，因会，把酒请侍郎唱歌。李终不唱而哂之，满席大噱。

菜之菠棱者，本西国中，有僧自彼将其子来，如苜蓿蒲陶，因张骞而至也。绚曰：“岂非颇棱国将来而语讹为菠棱耶。”

杜丞相鸿渐，世号知人，见马燧、李抱真、卢新州

杞、陆丞相贻、张丞相弘靖、李丞相藩，皆云“并为将相”，既而尽然，许郭之徒，又何以加也。大司徒杜公，见张相弘靖，曰：“必为宰相。”贵人多知人也如此。

范希朝将赴镇太原，辞省中郎官，既拜而言，曰：“郎中有事，但处分希朝。希朝第一遍不应，亦且恕，至第三遍不应，即任郎中员外下手插打得。”插打”为造箭者插羽打干，言攒箭射我也。

公曰：“诸葛所止，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？”绲曰：“莫不是取其才出甲，可生啖，一也；叶舒，可煮食，二也；久居则随以滋长，三也；弃去不惜，四也；回则易寻而采之，五也；冬有根可鬻食，六也；比诸蔬属，其利不亦博乎。”曰：“信矣。”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，江陵亦然。

河东张嘉贞为平姚，见河东碑为文书甚佳。及过，面奏天后，天后对之。河东请去帘，曰：“臣出自寒微，今蒙召对，然咫尺天颜，犹隔云雾，伏乞陛下去帘。”则天许之。事书史册。

蔡之将破，有水牛黑色入池浴，既出，身自白，皎然，唯头不变。又有雀数百，同为一窠，皆丝絮为之。有群鸟同巢，一旦尽弃掷其鸟而去。有马生牛蹄者。蔡州既平，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，置醮于紫极宫。宫本吴少诚生祠也，裴令公毁之为宫，有道士院，阶前种麻生高如墉，道士葺为藩屏。其醮日霹雳麻屏两片，下有穴五寸已来，有狸迹，寻之上屋，其踪稍大如马，亦如人足，直至屋上而灭。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，世与狄梁公碑对立，其吴碑亦流汗成泥，狄梁公碑如故。不十日，中使至，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。

石季龙少好挟弹，其父怒之，其母曰：“健犊须走车破辕，良马须逸鞅泛驾，然后能负重致远。”盖言童稚不奇不慧，必非异器定矣。

人言鹤胎生，所以赋云“胎仙仙禽”也。今鸛鵒亦是胎生，《抱朴子》、《本草》说同，此岂亦仙禽者乎？绚曰：“但恐世只知鹤胎毛，不知鸛鵒亦是胎生，鹤便谓胎生也。若缘鸛鵒食腥鱼，虽胎生不得与鹤同。今见养鹤者说，其鹤食腥秽更甚于鸛鵒，若以色黑于鹤，

则白鹤千万年方变为玄鹤，又何尚焉。”公笑曰：“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其鸛鷖矣。以少为贵，世不以见为圣为瑞而贵之也。所以陈标咏蜀葵诗云：‘能共牡丹争几许，得人憎处只缘多。’鸛鷖之谓也。”

刘仆射晏五鼓入朝，时寒，中路见卖蒸胡之处，势气腾辉，使人买之。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，且谓同列曰：“美不可言，美不可言。”

王承升有妹国色，德宗纳之，不恋宫室，德宗曰：“穷相女子。”乃出之。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，任配军将作亲情。后适元士会，因以流落，真穷相女子也。

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，谓本二十六程曰：“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，直是聪明过人。”李曰：“何处是过人者？”韩曰：“共愈往还二十余年，不曾共说著文章，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。”

韩十八初贬之制，席十八舍人为之词，曰：“早登科等，亦有声名。”席既物故，友人曰：“席无令子弟，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。”韩曰：“席十八吃不洁

太迟。”人问之，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出语不是。”盖忿其责辞云“亦有声名”耳。

元载将败之时，妻王氏曰：“某四道节度使女，十八年宰相妻，今日相公犯罪死，即甘心使妾为舂婢，不如死也。”主司上闻，俄亦赐死。

王缙之下狱也，问头云：“身为宰相，夜醺何求？”王答曰：“知则不知，死则合死。”

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，谒主者乞一快死也。主者曰：“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，不怪也。”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。

公曰：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，尝于元载相宅门见一人，频至其门，上下瞻顾。卢疑异人，乃邀以归，且问元载相公如何？曰：“新相将出，旧者须去。吾已见新相矣，一人绯，一人紫，一人街西住，一人街东住，皆惨服也。然二人惧身小而不姓名。”不经旬日，王元二相下狱，德宗将用刘晏为门下，杨炎为中书，外皆传说必定，疑季子之言不中。时，国舅吴凑见王元事讫，因贺德宗而启之，曰：“新相欲用谁？”德宗曰：“刘、

杨。”凑不语。上曰：“吾舅意如何；言之无妨。”凑曰：“二人俱曾用也，行当可见，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。”上曰：“为谁？”吴乃奏常袞及某乙。翌日并命拜二人为相，以代王、元，果如季子之说。绯紫短长，街之东西，无不验也。

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，谓二张判官曰：“前几里合有河，河边柳树下，合有一官人，着惨服立。”既而悉然，“官人，”置顿官也。二张问之，赵曰：“某年三十前，已梦此行，亦不怨他时相。”赵相时，长安诸城门金吾官见一小儿衣豹犊鼻，携五色绳子，觅赵相。其人见者知异，不经旬日，赵相薨。

公曰：杜相鸿渐这父名鹏举，父子而似兄弟之名，盖有由也。鹏举父尝梦有所之，见一大碑，云是宰相碑，已作者金填其字，未作者刊名于上。杜问曰：“有杜家儿否？”曰：“有。任自看之。”记得姓下是鸟偏傍曳脚而忘其字，乃名子为鹏举，而谓之曰：“汝不为相，即世世名鸟边而曳脚也”鹏举生鸿渐，而名字亦前定矣，况其官与寿乎。

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也。九日出糕，谓人曰：“某不敢吃，请诸公破除。”且言是其先讳，良氏低头。然语多不可具载。

杨国忠尝会诸亲，时知吏部铨事，且欲大噓以娱之。已设席，呼选人名，引入于中庭，不问资序，短小者道州参军，胡者湖州文学，帘中大笑。

卢新州为相，令李揆入蕃，揆对德宗曰：“臣不憚远使，恐死于道路，不达君命。”上恻然，欲免之，谓卢相曰：“李揆莫老无？”杞曰：“和戎之使，且须谙练朝廷事，非揆不可。且使揆去，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，不敢辞远使矣。”揆既至蕃，蕃长曰：“闻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？”揆曰：“非也。他那个李揆，争肯到此。”恐其拘留，以此诬之也。揆门户等一，文学第一，官职第一。至仕东都，大司徒杜公罢淮海，入洛，见之，言及头头第一之说。揆曰：“若道门户，门户有所自，承余裕也。官职遭遇尔。今形骸凋悴，看即下世，一切为空，何第一之有。”

德宗降诞日，内殿三教讲论，以僧监虚对韦渠牟，

以许孟容对赵需，以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。诸人皆谈毕。监虚曰：‘臣请奏事，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，文宣王古今之圣人，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，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圣人，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。’讲罢，德宗有喜色。

饮酒四字，著于吏氏，出于则天时，壁州刺史郑弘庆者进之，人或知之。以三台送酒，当未尽晓。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。筑三个台，宫人拍手呼上台，因以送酒。

德示诞日，三教讲论。儒者第一赵需，第二许孟容，第三韦渠牟，与僧覃延嘲谑，因此承恩也。渠牟荐一崔旰，拜谕德，为侍书于东宫，东宫顺宗也。旰触事面墙。对东宫曰：“臣山野鄙人，不识朝典，见陛下合称臣否？”东宫曰：“卿是宫僚，自合知也。”

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。为夏口日，有客辞焉，相留更住三两日。客曰：“业已行矣，舟船已在汉口。”曰：“此汉口不足信。”其客掩口而通。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，居守误收骰子，纠者罚之。丞相曰：“何